

石宝琇 等 撰文/摄影

乡村故事



中国旅游
记者走天涯系列

旅行家的笔调、摄影家的眼光 一套图文并茂的游记精选集

成都地图出版社

◆澳洲留学生玛嘉又回到虎跳峡，一心要嫁给残疾的山民夏山泉◆老人们都要蘸火山盐下饭；婴儿的粥里也要加盐。牙上火，肚子痛，都用盐来治◆小脚老太太穿旧式唐装，坐厅堂吸水烟，双脚踏在取暖的“火篮”上◆绍兴酒使刘伶们沉醉了两千多年，至今仍被认定是中国黄酒中的上品……

石宝琇等 撰文 / 摄影

I 26

I90-C1

乡村故事

XIANGCUN GUSHI

中国摄影
记者走天涯系列

成都
地图
出版社

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授权出版
合同登记号：图进字21-2006-30-33号

责任编辑：周雪江
电脑制作：成都博亚策划制作有限责任公司
审 订：杨宗义 李世勋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乡村故事 / 石宝琇等撰文、摄影. —成都：成都地图出版社，2006.6
（中国旅游记者走天涯系列）
ISBN 7-80704-063-7

I.乡... II.石... III.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6）第040561号

成都地图出版社出版 发行
成都地图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（地址：成都市龙泉驿区 邮政编码：610100）
开本1000×1400 1/32 印张6.75 字数405千
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0 001~5 000 定价：29.90元

引 言

回想当年，我们这些胸怀徐霞客之志的记者初上路时，多是二三十岁的年纪。一转眼间，我们共同服务的对象——《中国旅游》杂志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，这些走天涯的记者们，也大多步入了“不惑”和“知天命”之年。25年，时间不算短，是一个世纪的1/4。虽然入行各有先后，但每一位记者走过的路程，可能都不少于10万公里。先哲留下名言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我们对此都有觉悟，也明白“读书”和“行路”同样重要。从书中得到宗旨，按宗旨规划线路，在行路中阅览山川、古迹、人情、风物，有如在读一本宏大无际的巨卷，它包罗万象，它变幻莫测，它绚丽多彩，它情趣无穷……这巨卷就是“天涯”。

“天涯”虽然远远没有走尽，但其中的一些气象和趣味，我们都有领略。当然，其中也有不少不尽人意的无奈，但它无碍我们对天涯的钟情和敬畏。面对走不尽的天涯路，有些人觉得我们很辛苦，有些人却很羡慕我们，因为我们是把自己的爱好和职业结为旅伴的人。

如今，借着《中国旅游》创刊25周年的机会，我们一齐动手，把多年来刊登于这本杂志和书刊上的一些故事，分门别类地汇编为4本小书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故事已经不是原版，我们又重新编辑，图片和文字都改动得更加充实。这是因为，我们后来读了更多的书，走了更多的路，也有了更多的感悟。

于是，我们这些读书走天涯的人，也有了可以与读者们一起分享的书。

目录

履冰踏雪走黄河

石宝琇·图文 _____ 4

千年盐田村

黄焱红·图文 _____ 24

走进桃花源

陈一年·图文 _____ 42

石岛渔港

谢光辉·图文 _____ 72

黄姚古镇

黄焱红·图文 _____ 80

为佛造像的画匠之乡

石宝琇·图文 _____ 90

洞里的学府

黄焱红·图文 _____ 112

采棉女——现代迁徙者

石宝琇·图文 _____ 126

东坡后裔的村庄

黄焱红·图文 _____ 150

会纸之乡邓村

陈一年·图文 _____ 160

虎跳峡里的洋媳妇

谢光辉·图文 _____ 168

香溪古堡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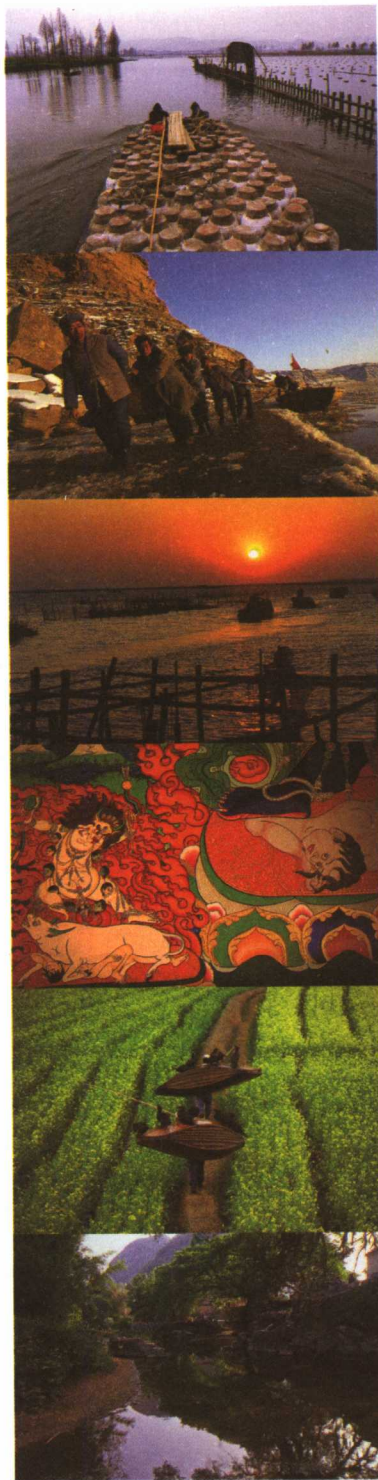
黄焱红·图文 _____ 176

黄酒之乡绍兴

谢光辉·图文 _____ 1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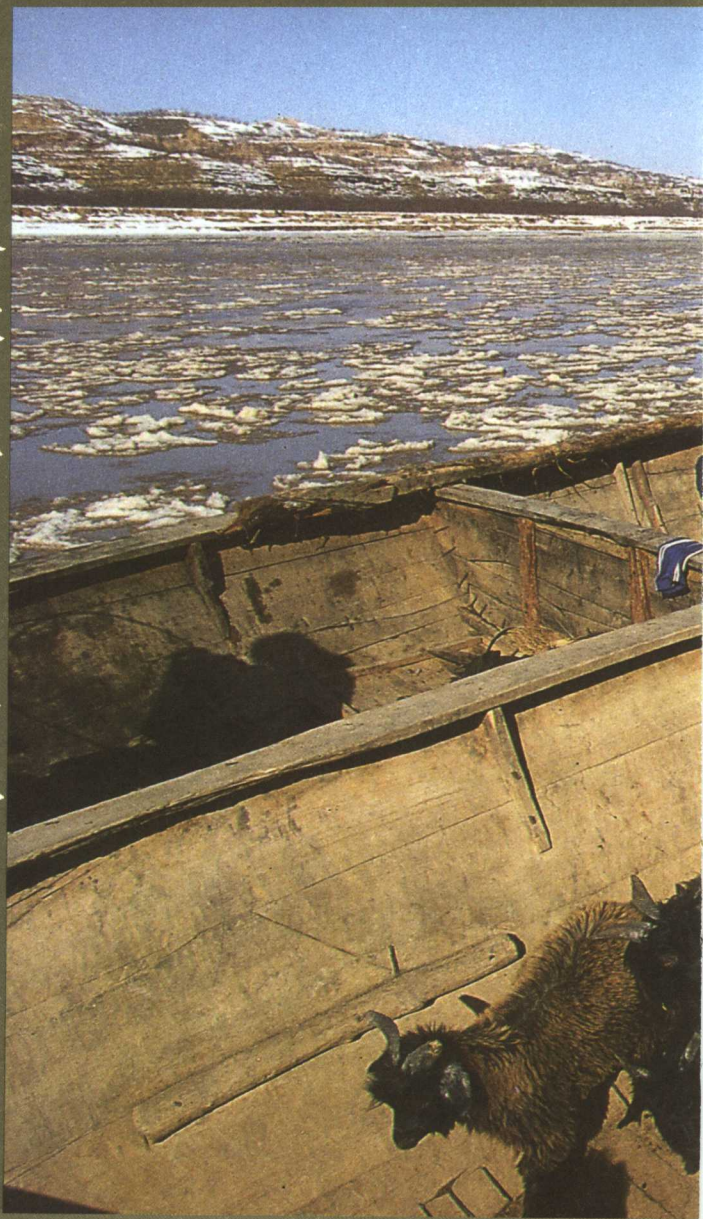
阳澄湖尝大闸蟹

谢光辉·图文 _____ 202



撰文·摄影 石宝琇

履冰踏雪走黄河





——条长长的晋陕黄河大峡谷，自有浑厚莽然的气势，不但滋养了两岸百姓，还藏匿了一段段世人不知道的“风流韵事”……

下山的冰雪路面，我们的车子刹不住，撞向前面的一辆吉普……

围城三个月，造反派还使用了大炮攻城；但“铁打的佳州”城仍然攻不下……

婆姨们剪剪贴贴，五色的布片落入她们的剪口，即刻出神入化，如有神助。花红柳绿的图案，映得满窑生辉……



上图：清晨，在府谷境内黄河西岸的高山上，小学生徒步上学校

左图：反穿羊皮袄，是黄土高原上的特色



又上高原了，却遇上初冬罕见的大雪，从早到晚，整整一天被困在咸阳机场。等到黄昏时分，仍然没有飞向榆林航班的准确消息，只好退票返回西安，改搭夜行的卧铺巴士上路。

风雪夜山顶群车大相撞

说是卧铺，其实是一条仅能容身的躺椅，若想翻转身子，得像蚕儿一样蠕动一回才行。一人发一条榆林产的羊毛毯，盖在身上，经过关中平原地段还不得冷，可是一过铜川，就给冻醒了，两条腿凉凉的已经收不住热气。借着车灯的光，只见狂舞的雪花直扑前窗来；玻璃窗上早已积满一层厚厚的冰雪，司机只好透过刮水器快速扫清的“洞口”，伸长脖子，吃力地窥探着路面。

车子开进宜君一带的大山时，风雪更猛了，湿重的雪团被山风甩在车窗上，噗噗有声。已是午夜两点多，气温骤降，冻得我直打哆嗦，有卧铺也难以入眠，只好顺手从上层的空铺上拉下一条毛毯，加盖在身上，才稍有些暖意。一天一夜的折腾使我疲乏不堪，终于昏昏入睡……

睡梦中猛然被一下震动惊醒，以为车翻到沟里。睁开朦胧睡眼望窗外，只见路面横七竖八地挤满了车辆。雪地中一群人冲着我们的车愤怒地狂叫，像是要打架的样子。原来，已经来到宜君大梁山顶。在一溜冰雪的弯道上，我乘的车子刹不住，撞了前面的一辆吉普，那小车像被猛击的桌球一般飞滑了出去，迎面撞向一辆上山的巴士；巴士歪头一躲，横身在路面，后面紧随的大小车辆便挤成一堆；车灯闪，喇叭鸣，整个山顶乱作一团。

我们的司机下车一看，多亏冰封的路面光滑，那吉普一触即溜，虽有外伤但并不重，只是发动机点不着火。于是司机返回车上，取出自己带的零件替吉普换上。修好了，那辆吉普的司机也没了脾气。等到疏通上、下行的车流，我一看表，已经是凌晨5点多钟。

再遇险情，汽车轮变成风火轮

再上路，我们的司机就胆小多了，车如履薄冰一般慢行，蹭到延安，已经过了正午。一夜惊魂，司机死活也不愿再驾车北上，我只好退了后半程的车票，在街头拦了一辆小巴。车主招徕人上车时打保票说，直开榆林没问题。谁知到了绥德就变卦，竟然不走了。我和4位乘客被转卖给一辆正要从小绥德返回榆林的大巴。这般地打理乘客，在广东地面被人称为“卖猪崽”。既然叫“猪崽”肯定是身不由己，最多只能哼哼唧唧地叫两声而已。我们也曾气愤地抗议过，但甚么事也不顶，最后还得像猪崽一样乖乖地上了那辆车。

在暮色中离开号称“男子多精壮”的绥德，又穿过盛传多“美女”的米脂，当进入榆林地界，纷纷扬扬3天的雪终于收住。刚刚露脸的寒月，将紫幽的光漫洒在冰封的无定河和两岸的雪原上。我正呆呆地欣赏着窗外的雪景，车子猛然癫狂了



右图：流经米脂县境内的无定河



左图：黄河沿岸的陕西诸县，是山西戏班子的生意场

起来。几乎同时，我恍惚中看见一团飞旋的火球从车下窜出，有如神话中哪吒脚下的风火轮，弹跳着滚下路边的深沟。车停了，司机惊慌地跳出车门，急朝车后走了两步，猛地变成呆立的“木头人”，一动也不动，还一脸痛苦状。我跟着人们下车，一看，也呆住了：一侧的后轮只剩火红的铁箍，还燃着幽蓝的火焰，一股浓厚的臭胶皮味扑鼻而来。原来那飞窜而去的（风火轮）竟是着了火的轮胎。

寒夜进村叩门 不被人接纳

司机说车子没法开了，各位自奔前程吧！在这种困境中，我们也不好跟他认真理论，只有自认倒霉，弃车步行。虽然离榆林只有15多公里，但正值午夜，又是一片冰天雪地，刚走出十多步，凛冽的寒气便渗透棉衣，冻得我禁不住上下牙磕碰，“嘎嘎”的响声震动耳膜。这时，我也听到同行十几个人都发出同样的上下牙打架的声音。此时气温足有摄氏零下20多度，而大多数难友没有穿棉衣；走下去，非冻僵不可！于是我建议到路边的村庄躲一躲，到天亮再说。没想到大伙一言不发，就跟着我走下公路，朝一丛黑魑魑的村落疾奔。不料挨家挨户敲门，说尽了好话、乞求的话，但都不开门。我愤愤之后思量，就是换上我当村民，也决不会在凌晨轻易开门接纳这十多条来路不明的大汉。

在绝望中，有人发现村边有一间亮着灯光的小屋，急奔过去，一敲，门就开了。原来是一间杂货铺。好心的主人让我们围了火炉取暖。坐到天亮，吃了一顿主人家的小米红豆粥。我问老板，你咋敢深更半夜地接纳我们？他说，我开铺子图啥？半夜有人敲门可能是买东西，我求之不得哩！等太阳出来，我们谢了杂货铺老板，出村拦了一辆路过的早班车，十多分钟就到了榆林。

晋陕峡谷中黄河浮满冰块

一路几经周折，终于在第4天清晨，来到了陕西的府谷县与内蒙古的准格尔旗、山西的河曲县交界的黄河岸边。浮满了冰块的黄河水从鄂尔多斯高原滴下来，相互碰撞着，发出“嚓嚓”的声音。搁浅的浮冰积在岸边，结成厚厚的冰堆。河



上图：在府谷县城东边的黄河滩上，山陕两省人正在交易百货

下图：山西离石剧团在佳县山村演大戏



上图：冰雪千里，晋陕黄河峡谷两岸被素色统一，佳县香炉寺凸显奇趣的形态

对岸是山西的河曲县，也是撒满了白雪的莽原。晋陕黄河大峡谷从这里开始，向南一直延伸到壶口，最后在龙门收住，全长约400多公里。这大峡谷是山西和陕西两省的天然分界。千百年来，黄河两岸的交通，全靠木船摆渡，如今跨河建成了好几座大桥，来往方便多了。

乘了租来的北京牌吉普车，沿着雪原的土路，又返回了府谷县城。一条公路桥跨过黄河，通向对岸山西的保德县。白雪铺盖的黄河滩上，摆满了牛车、马车和平板车，还有黑压压的人群涌动。这便是两省民间交易的市场。一河之隔，不足一里之遥，不论哪边唱大戏，河对岸的人准保能听得词曲“字正腔圆”。然而，听两岸的人讨价还价，却是两种不同的方言。陕北人说话鼻音重、舌卷着重重地发音，而晋北人的声调就细柔得多了。再看穿戴，也有区别。比如两岸老一辈的男人，都习惯弄一条白毛巾裹在头上，但裹法却不同，陕北人把毛巾从脑后兜起，结儿高高地打在脑门上，而晋北人的巾结却低垂在脑袋后面。

有趣的是，在陕西这边，几乎所有沿着黄河的县，老百姓都流行听晋剧。不论过年过节过庙会，村里请的都是山西那边的晋剧团；有的县上还成立了自己的唱山西梆子的戏班子，而本省的秦腔反而大多数人都听不懂。

各路神圣同踞二郎山

离开府谷到神木，又转车返回榆林。途中上了一回二郎山。这二郎山窄窄的山脊，像驴背，上面还盖满了大大小小的庙堂足有上百座。最高大的不过就像一般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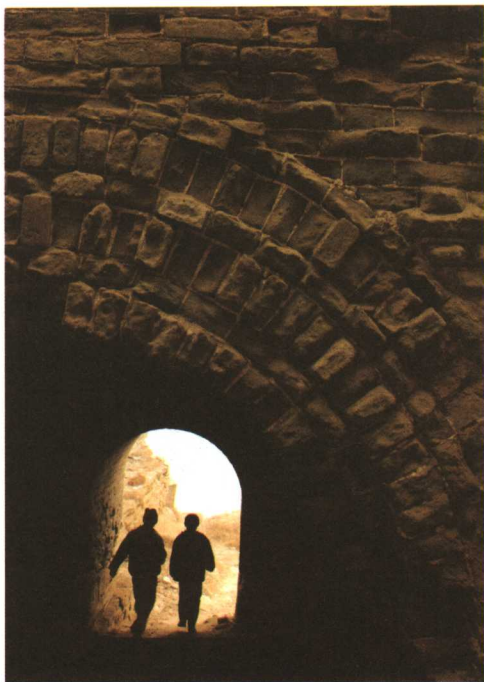


农舍，小的比鸡窝还要小。每一座小庙都坐了一位神灵。庙多神就杂，不但有西天的释迦牟尼、普贤、文殊、观音；还有属于国粹的太上老君、玉皇大帝、真武大帝、阎罗王、文昌大帝，以及财神赵公明、武圣关云长、二郎杨戬、托塔天王李靖和他的儿子哪吒、药王爷孙思邈、送子娘娘等等。其中的送子娘娘最受欢迎，那是因为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，人们都想在有限的一或两胎之中得男儿。为了满足百姓求子心切，于是民间匠人便将送子娘娘怀里抱着的男孩儿塑造成壮实的少年，身材几乎和娘娘一样高，敞开的两腿之间还袒露着像玉米棒一般直粗的阳物。

铁打的佳州高踞山巅

一路不停地换车，到榆林已经是后半夜。第二天一早又乘车上路，又是处处让人惊心的冰雪险路。不到100公里的路程，足足走了5个多小时，中午才到佳县，又见到漂浮冰雪的黄河。花费将近两天时间，兜了大大的一个圈子，可这冤枉路又省不得，因为峡谷两岸立陡，要想沿河开路也实在艰难！

我到过不少的山城，却从没见过像佳县这般名副其实的！整座县城坐落在高高的山顶上，三面全是立陡的高崖，尤其是靠黄河的那一面，除了几窝鹰儿在山腰筑巢，连山鼠也难以立足呢！石块堆砌的老城墙已经残破，但石条铺设的老街依然随着山势爬高伏低。不用说石头盖的民居、石头垒的商店了，连财政局、农林局、司法局……这些政府所属的机关，也多藏身在石板小巷的石头窑洞里，与寻常百姓家为邻。若不是门口悬了招牌，谁能相信这都是政府机关？



在陕北的历史上，素有“铁打的佳州”之称谓。这座耸立于黄河西岸山巅上的城镇，据说在宋代就有了，当时叫佳芦寨，是防御西夏的边防要塞。到了明朝，由于朱家天子对蒙古铁骑的恐惧心理，在加强所有州、府、县城的围墙的同时，对边关的城池更是极力维护。而佳县处于明朝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蒙古瓦剌部交接的前沿，又是拱卫榆林重镇的后盾，所以它的围墙边修得更牢固。佳州古城墙的走向毫无规矩，完全顺着山势，像扭曲的蟒蛇，以它浑厚的身躯，保护这圈地内的居民。县摄影协会的老马送给我一本关于佳县历史的书，上面印着老城的清代地图。老马指点着，说这城东有前炭门、后炭门，因为旧时没有公路，府谷的煤炭只有通过黄河用船运过来。山下的炭码头有两个，山上的城墙也就开设了两座“炭门”。当时山城没有自来水，城里人都吃的是佳芦河水，因而在城西边又开设了前水门和后水门；门外小道盘旋而下，直通河底。再加上专门供人烧香磕头的香炉寺门和东、西、北正门三座，整整八座门哩。

老马说，后来到了中国抗日时期，日本鬼子打到了黄河东岸的山西，曾经用大炮轰过佳县。不料炮弹打在城墙上，只能炸出个浅坑；原来山城的东墙是以山体

左上图：在古佳州的8个城门当中，唯有香炉寺门最完整

右上图：佳县古城老街依然石板铺路

下图：高踞于悬崖之巅的佳县县城，素有“铁打的佳州”之美名



为依靠的，再用炮轰也不会塌。鬼子只好隔山打炮，去轰城背后的民宅，因为隔着山看不见，所以只能乱打，收效甚微。

又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，佳县两派群众武斗；“保皇派”占据佳县城，“造反派”纠结榆林、吴堡、靖边、米脂、横山、清涧等县的同类人马，操持枪炮两次围攻。第一次围城18天，实行断粮、断水、断电，并且用2吨炸药炸城墙，结果不克。第二次围城三个月，造反派还使用了大炮轰城；双方死亡60多人，但仍然攻不下这古城。可见“铁打的佳州”的确不是一句大话。

经济大发展，铁打的山城变成残躯

当我深入城区，仔细寻觅时，却发现昔日固若金汤的铁城，如今只剩下残躯断肢了。其实很无奈，近10多年来，中国整个儿大发展，而在相当多的地方官心目中，要发展就要辞旧迎新，就要多多地盖新楼，开拓广场。于是，许多历史悠久又文化品位很高的古城古民宅，就这样在新的经济大跃进中被彻底摧毁了。现在的残存城墙，主要盘踞在最险要和最偏僻的地方，比如东面沿着黄河绝壁的一段，上面还残留着日本鬼子的弹痕。其中古老的香炉寺门可能是全城保留得最完好的城门之一了。再就是城西靠公路一侧陡峭的山崖上，及民宅密集不利于发展的拐弯抹角处，还可以见到城墙的残段。

据我“走马观花”所见，佳县古城墙基本形势还在，如果在保护的基础上修复

下图：在白云山下的黄河滩上，有几口老井

